

上海

色拉

手写体的上海
一个人的上海



陈丹燕
著

作家出版社

上海

色拉

陈丹青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色拉/陈丹燕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1
ISBN 7 - 5063 - 2210 - 2

I. 上…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2694 号

上海色拉

作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蒋 艳

插图: 陈丹燕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30 × 1230 1/32

字数: 160 千

印张: 8.25

插页: 18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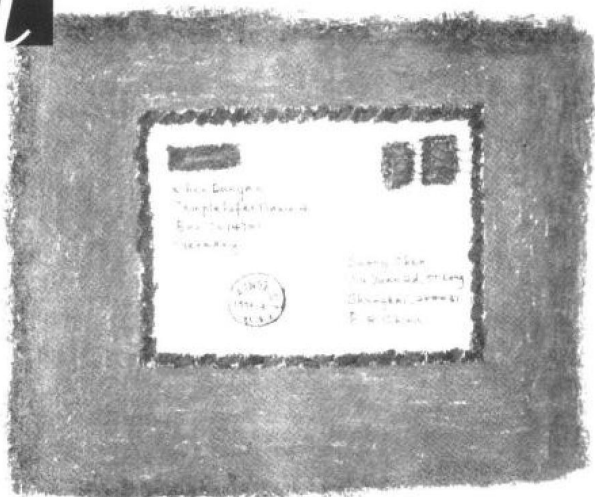
ISBN 7 - 5063 - 2210 - 2/I · 2194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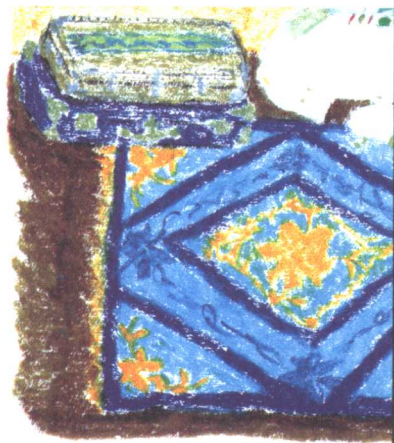


陈丹燕

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1999年出版《上海的金枝玉叶》,2000年出版《上海的红颜遗事》。

色上
拉海

上海 拉色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Logo] 工作室



上海音乐厅……1
被隔离的传统……9
上海色拉……15
淮海路上的尼可……18
2月14日：玫瑰战争……23
上海咖啡馆的编年史……27
周刚在咖啡馆……34
我的安徒生……37
天鹅王子……41
八卦航空信……43
回 家……58



旗袍沧桑记……62
父亲的烟……67
三个石猴子……70
什么时候不再唱歌……71
安亭路上拉大提琴的女人……73
后院的绿草地……79

唐山女孩的眼睛……	81
1978 年的华东师大文史楼……	83
灾难的作用……	85
1978 年的春节……	87
让我再做一次你的孩子吧……	89
箱子……	94



东方的浪漫……	102
来自印度的短诗……	103
咏叹调……	105
托斯卡纳的波切利……	106
王尔德的威尼斯……	109
萧邦澡盆公园……	111
流动的圣节……	113
旅行的另一种目的……	114
旅途中的谎言与真话……	115
波罗尼亚的那些瓶子……	117
中央公园的水畔之夕……	119
新处女修道院的雪……	124
最 Fancy 的……	126

圣诞歌声·····	130
教堂咖啡馆·····	133
圣马可修道院的壁画·····	137
飞地之子·····	139
异乡异客·····	145
奢侈的感觉·····	147
公主的微笑·····	149
Trinity 教堂墓地·····	153
虹桥的万国公墓·····	157
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	165



华亭路街角的书店·····	169
读书的姿势·····	172
我为什么写作·····	174
写作的生活·····	177
四月与诗歌·····	180
她们站在各自的散文里·····	182
笔 会·····	184
看少年们恳切的心·····	189
冬天的阴郁·····	192
瑞金二路上一间安静的客厅·····	194

湖南路上的老夫人与我……198

等待告别姚姚……201

都市里的灵异故事……203

没有红绿灯的马路……205

淮海中路的婚纱店……209

上海女子的自由……211

九十年代的上海……214

蒂亚迷失在上海……216

五原路的景象……222



理想缺席……234

小战士站在杨树下……239

不甘心……244

法拉奇……248

风 花……251

星光灿烂之夜……253

上海音乐厅

只知道上海音乐厅是过去的房子，那时候。并不知道它是由上海工匠造的，更不知道这巴洛克式的小戏院，竟然是二十年代的一个上海人设计的。那个年代的上海人与巴洛克之间的关系，真是微妙。那时候只是以为，这过去的房子是外国人留下来的，就像房客在住过的房间里忘了把一双名贵的鞋带走。经过一个有大理石气息的门厅，记忆中是微黄色的扶梯，像万年青的叶子一样弯弯地向两边伸去，缓缓地上升，像一个真正的巴洛克的宫殿。门厅里总是幽暗的，从前寄存大衣的地方有卖冰激凌和巧克力，冰激凌是光明牌的，巧克力也是上海自己生产的，七角钱一块。也许是因为七十年代的上海总是电力不足的关系吧，发红的灯泡在留下来的旧吊灯里闪烁着殖民气息的乡愁。从前这里有谁来过呢？他们来看过什么样的戏呢？这样的问题像水里的鱼那样无声无息地浮上来，又沉下去，并不真正想要追究一个答案。沿着楼梯上去，那样浅浅的楼梯，就是要让人规矩走路的样子，穿着长裙，可以走得波澜不惊。一阶，一阶，一阶，渐渐地明白，走路有教养的人，原来在戏院的楼梯上，要走得很沉稳，很庄重，有一点点炫耀

的样子，像一只公鸡，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里，草婴翻译的俄国小说里，雪夜中，对歌剧院的描写一一在眼前浮现出来。想象里，欧·亨利小说里的项链在闪光，托尔斯泰小说里高高的黑色发髻在闪光，巴尔扎克小说里不安分的眼睛在闪光，普希金诗歌里镀银的小望远镜在闪光。隐隐约约在楼梯上，听到乐池里乐队在调音，一团含糊的乐声，烟雾般地升起，小提琴缠绵的神色，大提琴的深得风情，小号像大衣上的金扣子，钢琴像保养得很好的洁白结实的男人的门牙，它们烟雾一样地混在一起。在楼梯尽头的墙上，劈面有一条大镜子，框在墙上繁复的花纹里，它倒映出陈旧的门厅，发红的灯光，黄色的带着花纹的大理石扶手，发黄的顶棚上巴洛克旖旎的花纹，还有一个人影子，蓝布衣服，黑色灯心绒的布鞋，毛茸茸的短辫子，她是谁呢？她是1972年的我。发黄的老镜子，有质地精良的水银，以七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那总是变形的镜子无法比拟的准确，反映出了那个雨夜戏院楼梯上无边的惆怅。那时候，是学校组织学生去上海音乐厅看交响乐伴唱《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那是我对上海音乐厅最早的记忆，隔着一支又一支蜡烛式样的壁灯，一弯又一弯巴洛克藤蔓的墙饰，一排又一排套了咖啡色细帆布罩子的靠背椅，舞台上，穿红衣服梳大辫子的李铁梅，用高挑的声音坚决地说：“奶奶，你听我说！”

它总是旧旧的，站在下着雨的街口。那些去上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晚上，好像总是下着雨，大雨或者小雨。音乐厅里充满了潮湿的气味，椅背上挂着八十年代的黑布伞。在门口，跌



跌撞撞的黑布伞下，等着买卖音乐会入场券的人，上海人把他们称为黄牛。迎着每一个人，他们轻轻说：“票子有哇？”那南方男人浮白的脸上，带着诡异和惊慌，不耐烦和卑微，精明和无聊，那几近痛苦的复杂神色，有时他们问：“票子要哇？”他们怕警察来冲击音乐厅门前的黑市。要是有风吹草动，他们会像打碎的体温表里的水银那样迅速地消失在黑布伞的人群里。八十年代的时候，去听一场外国音乐的音乐会，是令人振奋的事。交响乐队在窄小的舞台上，穿着朴素的黑色演出服，意大利民歌，贝多芬，舒伯特的小品，曼托凡尼乐队的改编曲，都在大厅里引起过听众们心里的欢呼。从大学来的年轻人热烈地鼓掌，生怕怠慢了自己坐在音乐厅里欣赏世界名曲的晚上。在乐队加演最后一支《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时候，楼上楼下，跟着节拍响亮地鼓着掌，跺着脚，充满了终于夺命回到音乐大同世界的心酸而释然的激情。那时候的每一次音乐会，都是一次确认，一次庆祝，一次欢乐的放声大哭。人们像上了瘾一样地渴望音乐会的门票，那是小小的，一指大小的纸条，五元钱一张票。在门口的黄牛手里，有时可以卖到十五元。穿过细语的人群，黄牛伞上滴下的水打湿了脸和衣服，从他们报出的票价上，我知道了那一场音乐会的质量。他们大多长着非常不抒情的脸，不像是热爱音乐的人，但他们是上海街头最及时，最客观冷静的乐评家，那时许多热情而缺少音乐教养的学生，是在和他们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得到了鉴别乐曲、乐队、指挥和世界级的独奏者的知识的启蒙。那个时刻，他们隆起两

个颧骨的、市井气的脸上，渐渐浮现出海不可斗量的神情：“你知道美纽因是谁吗？”他们生气地对杀价的人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只小提琴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些世界乐坛的知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再看到上海音乐厅，又是一个下着雨的晚上，那一次，是郑京和来演出。这时的上海已经有了一个带着酒店气息的剧场，和一个法国人设计的，带着老上海人贝聿明卢浮金字塔风格的大歌剧院。下雨的时候，要将伞寄存，去听音乐会，要准备礼服，冬天时可以将外面的大衣寄存到穿着制服的职员手里，幕间休息时，可以买到昂贵的法国葡萄酒和哥伦比亚咖啡。小提琴大师郑京和因为突然生病，推迟了演出，所以临时换场，才到上海音乐厅演出。下雨的傍晚，门厅里湿漉漉的，伞尖滴下来的水晕湿了大理石的地面，那原来是真的大理石，从1930年到现在，浅色的地方泛出了黄色，像一本书一样地旧了。旋梯还是那样婉转地向上，上面走着穿大红色中式礼服的女子，那是这一年去听音乐会的时尚，在经历了必须露出一大块后背的西式礼服以后，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发现，民族化的礼服原来是更时髦的，更戏剧化的，更合适一个音乐会的晚上。那个红旗袍的女子矜持地迈着步子，原来她像一根鱼缸里的水草，而并不像一只公鸡。大理石的扶手上还是凉凉的，门厅里的吊灯还是暗淡的，维护着那时候的落寞和乡愁，就像曼哈顿四十二街上的那些百年以上的老戏院一样，窄小的，褪色的，泛黄的，私密的，内敛的，节制的，在雨天的潮

湿里散发着一个老戏院复杂的脂粉和雪茄气。这样的巴洛克戏院，散落在彼得堡，巴伐利亚，巴黎，甚至多伦多的闹市区里，像一个人看完一封信，不想留下它，就将它撕碎了，迎风一撒。楼上走廊上，立柱，浮雕和那条老镜子都在原来的地方，这时才看出了上海巴洛克的规矩，少了巴伐利亚的恣肆。影影绰绰的淡黄色的天棚，灯光，矜持的盛装女子和男子，老镜子里的人影子有了款起的头发和黑色的衣服，那是1999年的我，镜子里那像雾一样的东西，是被渐渐氧化的精良的水银，还有心里的那一些住在上海太久，染上的这个城市的沧海桑田的心情。郑京和握着一把红色的小提琴，站在当年李铁梅的位置上，脸上有一种高丽人天生的绝然之气。手起弓落，那些难懂的赋格随之喷涌而出。这时被人轻轻告知，郑京和手里的那把琴，在三十年代曾由另一个小提琴大师带到上海来演出过。三十年代，那天晚上在座的人大约都没有经历过，连同郑京和。而她手里那把正唱着赋格的提琴和天棚上装饰着繁复的巴洛克花饰的音乐厅才是真正老友，也许那一次小提琴的演奏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过了七十年，一代人已经老得来不动音乐厅了，这老房子和这老琴又遇到一起，它们越过毫不知情的演奏者和听众，亲密地轻拥，你还好吗？提琴在赋格里温柔地问候这房子，房子，楼梯和那条镜子，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带着巴洛克时代的繁文缛节。当它们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而已。

去上海音乐厅听一个十七岁的中国孩子演奏萧邦，他在

华沙得了萧邦演奏的最高奖项,有的报纸在报道他的消息时,也提到了几十年前在华沙的萧邦钢琴比赛中惊动了世界的傅聪,说到了中国人在钢琴上的成功。傅聪的父亲,是有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他在家信里为自己的儿子仔细地阐述过萧邦音乐和唐诗宋词之间的关系,那是有名的贯通了中西艺术之间关系的信札,也是傅聪一辈子在西洋演奏萧邦的立身之根。我猜想这个少年也一定读过《傅雷家书》了吧。从照片上看,那是个在钢琴前长发飘飘的少年,窄窄的脸向后仰去,那是钢琴家在一个曲子将要结束的时候最抒情的姿势。那天居然又是下着上海式绵绵不绝的雨,空气里到处都是湿透了的气味,真的不可思议。门厅的大理石地上,小心了再小心,可还是到处水点子。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看过的一个说音乐家故事的罗马尼亚电影《齐不里昂·波隆贝斯库》,好像也是在上海音乐厅看的,那里面的音乐家长得有点像这个十七岁的中国孩子,也是翩翩的少年,那时满场子里年轻的女孩子,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买了楼上的位子,琴声飞扬的时候,通常在楼上的位子能听到最好的声音。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开楼下左侧的孩子们的干扰。凡是有钢琴音乐会,上海学琴的孩子总会被家长陪着来听,他们通常都选择剧场的左侧坐,因为这样可以看到演奏者的手。现在,在一楼是永远听不好一场钢琴音乐会的,就算孩子们真的被约束住了,你还是可以不断地听到父母小声的提醒:“你看人家的手,手形放得多好,这样才能弹得快啊!”诸如此类。音乐



小学的孩子是整班整班地来，老师有时会不断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像牧羊人一样一排一排地慢慢巡视过去，警示那些坐不住了的孩子们。现在的孩子，来音乐厅听演奏会，是无可奈何的功课的一部分。又走上巴洛克的楼梯，大理石的，有着优美弧线的。看到回廊墙上的聂耳像，那是张很老的油画像了，用的是传统的严肃的笔法画的肖像。另外一面墙上，挂着的是冼星海的肖像，他们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家，聂耳学的是小提琴，也是中国国歌的作者，早年学西洋音乐的冼星海，则从军到了延安以后，为延安的抗日军队写了有名的《黄河》大合唱，他们在音乐上，是中国人的英雄，他们的肖像，挂在巴洛克建筑的回廊通常放公爵和公爵夫人肖像的地方。他们的肖像也被画出了符合巴洛克风格的传统油画的古典，即使聂耳的脸上有救亡青年的风尘和激愤，也被格式在了西洋式的肖像画的静默里。在那样的回廊里，通常会挂满墙的肖像画，我看到还有一些为肖像画留出来的墙面。还有谁的肖像画可以挂在这里呢？也许写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和祝英台》的陈刚可以吧？也许还有贺绿汀，他一生都致力于用西洋音乐的元素创作中国题材的音乐，就是“洋为中用”的意思。那天去早了，我有时间在回廊里流连，为陈刚和贺绿汀找到了挂肖像画的位置以后，我想大概还可以为一名无名的钢琴家庭教师画肖像，他们默默地教出了成千上万个小琴童，每栋楼里，都会有一个日日苦弹巴赫，或者车尔尼的小孩。这些小孩里，总会有一个，去华沙参加比赛，弹